

通往 群猫之路

The Way To The Cats

by Yehoshua Kenaz

耶何华·凯纳兹 著
王晓珏 罗晓芳 译

I383.45/1

通往群猫之路

The Way To The Cats

by Yehoshua Kenaz

耶何华·凯纳兹 著

王晓珏 罗晓芳 译

花 城 出 版 社

Copyright (c) by Yehoshua Kenaz.

Worldwide translation (c) by the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Hebrew Literature Ramat Gan, Israel.

通往群猫之路

〔以色列〕耶何华·凯纳兹 著

王晓珏 罗晓芳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广州市永福路44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1插页 220,000字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5360-2789-3

I·2384 定 价: 1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提 要

心智和身体衰退的老人，带着病体住在老人病院里，靠领取救济金度日。他们身陷一种类似家庭的樊笼。约兰达·莫斯考维茨认为护士长想要杀害她，驼背克拉拉和画家故意令她难堪，要她面对自己凋残的容颜。她渴望重新过正常生活，带着美好愿望回到特拉维夫故所，却被孤独、恐惧和不相容搅得心神不宁。她不堪忍受年轻人播放的音乐的刺耳嘈杂声，心惊肉跳地等待总不来光顾的小偷。她为穿过街道向猫群喂食的疯妇人深深伤害，后者污蔑她是她丈夫的情人。约兰达最终屈从了阿德拉的压力，放弃了自己的钱财。

老年人的每一个特征——失落、迁徙、随身携带治病用品、腿脚不方便、视力昏蒙等通过肯纳兹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刻画而震颤着读者的心扉。

第 一 章

从边门望出去，莫斯考维茨夫人可以看见一片草地，草地中央耸立着一株参天大树，枝干粗壮，宽大的叶片是深绿色的。一条水泥小径穿过花园，将草地与铺着巨大的方石板的区域隔开，色彩亮丽的遮阳伞的伞荫底下散置着一些白色的桌椅。几个访客和病人坐在那边，安静地交谈着。这些病人显然来自一个更高级的病区，神秘的，享有特权的病区，她对自己说，一些有关系的人，这个花园实际上正是为他们而设的。在她看来，甚至连这些病人穿的衣服都比她这一病区的病人穿的要风雅一些。而访客们的外貌，服饰和举止，无一不在说明他们上层社会的身份。

这一区域的气氛使它更像一个欧洲的咖啡园或者温泉疗养地大饭店的花园，而不是一家医院。人们文雅地说着话，彬彬有礼，一种安详而闲逸的静谧笼罩了整个花园。这里没有吵闹的孩童，不像在她的病区，孩子在走廊里跑来跑去，笑着，叫着，争吵着，即便下午的休息时间也不例外，他们溜进父母的房间，一直走到床前，用探询和恶意的目光盯着他们看。

如果要进入这个花园，莫斯考维茨夫人必须穿过一个窄门，然后爬一级台阶走上通往倾斜的水泥小径的楼梯平台。小径的两旁长着开满了桔红色花朵的灌木。她试着转动轮椅的轮子，想让它们滚上台阶，她试了一次又一次，却只是徒劳罢了。正当她在绝望中想放弃尝试，调转头，回自己房间去的时候，她突然感到背后有人抬起轮椅，慢慢地推上台阶。等她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想转头看看是谁并谢谢他的帮助时，她感到轮椅开始沿着小径的斜坡向下滚去，起初比较缓慢，然后，以可怕的速度冲了下去。小径看上去并不长，可是下冲延续的时间却长得令人不敢相信，最后，轮椅在小径尽头翻倒了，而她昏了过去。她躺在那里，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才苏醒过来。她挣扎着想把轮椅从身上推开，但它太重了。她高喊救命，但她不知道她的喊声是否能被人听见。许久之后，轮椅终于从她背上移开了，两只强劲的手托起她，放入轮椅，推着她走上小径。她睁开眼睛。花园里空荡荡的。铺石的平台上空无一人，雪白的桌子空空的，遮阳伞也已经收起来了。现在，她孤单地穿行其中，那个可恨的护士罗莎^①推着她的轮椅，在她身后责骂她，粗哑的声音如同指甲刮着她的后颈：“你在这里干什么？你要是死了倒也好。这里可不是你这号人呆的地方，是给别人呆的。你就是有七条命也没资格到这里来。”护士长的声音里没有多少憎恶。莫斯考维茨夫人心里不留丝毫疑虑，方才正是罗莎将她推向死亡，唯有奇迹才救了她。她毫不怀疑罗莎会再一次

^① 罗莎，即小说中的护士长莎塔娜，罗莎是名字，莎塔娜是莫斯考维茨夫人对她的称呼。本义为“女魔鬼”。

杀她。

当这件事重新浮起在她的记忆里时，已经过去很久了。那时，她已经从轮椅上站起来，并能够借助拐杖四下走动。每天傍晚吃过晚饭，在 G 医院莫斯考维茨夫人所在病区的长长的走廊里，莫斯考维茨夫人和朋友们一起坐在靠墙排列的椅子上，观看荧幕上的阿拉伯节目。有一天傍晚，她告诉她们罗莎暗害她的残忍的企图。她悄声细语地说着，一边审视走廊，提防懂得她们民族语言的罗莎会突然冒出来或者偷听她们的谈话。她的朋友们对她所说的则是满怀疑窦。莫斯考维茨夫人执意坚守她的故事。

弗里达用她低沉的男性嗓音说道：“如果这真是你到这里的第一个星期发生的事，你为什么几个月以后才说呢？为什么在此之前我们连一星半点都没有听说呢？”

莫斯考维茨夫人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这件事被遗忘了这么久？为什么直到昨天夜里，当她在睡梦中醒来，记忆才姗姗来迟，像新的一般清晰而又鲜明？但她知道，它确实发生过，而不是梦更不是幻想，它在她的记忆里，活生生的，如同昨天才发生的一样。他们为什么不相信她呢？

克拉拉说：“这听上去像电视里演的电影，”然后，她静静地笑了。

“也许是你在做梦，”弗里达大声说道。

“不，这是真的，这的确发生过。那是在冬天，我还坐着轮椅的时候。对我来说，就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记忆犹新。”

“假如真的发生过，”艾勒格拉用她轻柔而又沙哑的声音

说道，“你又如何能够知道是罗莎？你自己说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还没来得及转过身？”

莫斯考维茨夫人惊诧而且愤怒地看了她一眼：她怎么敢！她这是什么意思，“假如？”她难道以为她是个骗子？在她钟爱地视作一个“单纯的灵魂”的艾勒格拉身上，她决没有料到这个。在所有人之中，她唯独不能忍受她的话。这种忘恩负义的举动使她的血液沸腾了——当她，莫斯考维茨夫人，支持她的时候！的确，不是用人们今天所惯用的金钱来支持她，要知道，那时她自己也并不富裕，仅仅靠退休金生活（她曾经是市郊一个粗野的地区的一所学校的法文老师）。相对艾勒格拉微小的需要和拮据的环境来说，一天几枚犹太银币就已经不可小视了。而她所索取的回报则是微不足道的，递一些小东西，再把它们放回原位，尤其是因为艾勒格拉总是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至于帮她洗内衣，是艾勒格拉看到对莫斯考维茨夫人来说弯腰是多么的困难之后，主动提出来的。艾勒格拉有一次发现她在浴室里，伏在她们用来洗衣服的水盆上，痛苦地呻吟。她在她身边蹲了下来，把衣服从她手里拿过来，把它们洗完，一句话也没有说。从那时候起，她定时为莫斯考维茨夫人洗内衣，并且接受她的酬劳：劣质的肥皂使她双手的皮肤干裂粗糙，莫斯考维茨夫人付钱给她买好的擦手油。艾勒格拉常常毫不吝啬地用它，洗完自己的衣服之后也用，有的时候甚至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莫斯考维茨夫人对此从未说过什么。而现在，艾勒格拉说：“假如发生过……”

“即使这是真的，”弗里达坚持地表达她的怀疑，“谁可能从轮椅上摔死呢？最多受点伤而已。无论如何，这整个故

事绝不可能发生！”

弗里达有一个家。她的儿女和他们的孩子每天都来看望她。医生和护士对他们非常友好，倾听他们的要求，而且尽可能地让他们满意。在医务人员中间，弗里达的每一声抱怨都能找到留神的耳朵。她从未对她的朋友说起过她的家庭靠什么为生，或者家中的物质环境，当朋友们问起时，她总是避而不答。莫斯考维茨夫人猜想，他们一定很有钱，还很有关系。

“你怎么了，约兰达？你对我们说什么故事呢？”艾勒格拉说。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崭新的自信的语调，一种同等人对同等人说话的口吻。空气中弥漫着同谋的味道。艾勒格拉的背叛像虫子一样噬啮着莫斯考维茨夫人的心，但她什么也没有说。

莫斯考维茨夫人是个高大健壮的妇人，脸上满布着皱纹，在眼睑松弛的肌肉与下方淡红色的皱巴巴的眼包之间，透过缝隙露出几缕令人惊异的蓝色，这是一种原初的蓝色，清澈明净，宛如一片遥远而迷失的天空。松皱枯槁的脸的上方，染成暗棕色的头发既没有光泽也没有生命力，小心翼翼地卷成卷，扑了粉，看上去不像自然长出的头发，而更像一顶假发。她护理她的头发，仿佛它是某种神圣的东西，仿佛它具有护佑她的神奇的力量；她如此尽心尽力地保养头发，并非只为了相貌的缘故，更出于某种无法做出合理解释的内在的责任感。几年以来，她的病腿使得她离开位于四楼的公寓成了一桩难事。她零星的一些需求，邻居们会帮着解决，或者，她打电话到商店订购，让送货的男孩送过来。但是，

当双腿的病情开始恶化，那个在她还能自己去美发厅的时候给她做头发的美发师，一个硬心肠的贪婪的女人，却不愿意到她的公寓来，尽管她提供极具诱惑力的酬劳，尽管她费尽口舌力图唤起她的同情心。而莫斯考维茨夫人也不放心把自己最美的东西交付到别的人手中。于是，为了头顶上这位冷酷的莫洛克而做的恼人的旅行便成了她惟一的远足，一年一年过去了，这类旅行变得越来越困难。

每隔一周，她就得强迫受病魔折磨的双腿走下四层楼梯，出租车在楼下等着送她去下一条街拐角处的美发厅。当邻居们听见楼梯上的呻吟，叹息，喘息和呼气声时，他们就知道，莫斯考维茨夫人要去做头发了。他们会搬一张椅子到楼梯平台上，好让她歇一歇，恢复一下力气，他们会给她一杯水，提提神，还会有人自告奋勇地出去，抚慰已在不耐烦地按喇叭的出租车司机。她坐在椅子上，面色苍白，呼哧呼哧地喘着气，硕大的手提包垂在胳膊上，里面装满了护理头发用的各种洗发水、护发剂，她会指着她粗大的腿，用微弱的声音嘟哝着，也许对她自己，也许对站在她身旁的邻居：“这里面像有刀子在捅，一千把刀子。”

在这样的一次远征中，莫斯考维茨夫人滑倒了，摔断了腿。

手术后当她醒来时，当她刚一恢复知觉，她的第一个想法是：如果她听从了美发师的建议，在最后一次做了电烫发，那她此刻就不必担心她的头发了，至少在住院的头几个星期不用。要进行一段时间的休养和恢复，只能去 G 医院，外科手术后几星期，她就被送到了那里。每周有一个美发师从附近的小镇过来，带着一切必要的工具和设备，在病房巡

回工作，刮脸、理发、做头发，也修理手指甲和脚指甲。莫斯考维茨夫人从其他病人那里听说，是护士长罗莎把美发师带到医院来的，并小心翼翼地维持她的垄断。甚至有人说，罗莎向美发师索取回扣。但是，这些谣言反倒坚定了莫斯考维茨夫人对美发师普尼娜的信心，当她亲身感受了她的技术之后，她是如此满意，便问她，能否在她痊愈回家后到她特拉维夫^①的公寓去给她做头发。没有多少病人关心普尼娜在莫斯考维茨夫人病房中的服务。那里的妇女，有的瘫痪了，有的截了肢，大部分的不是到了耄耋之年，就是容貌被毁得只剩下脑门顶上的一点头发。所以，每个星期，普尼娜都要在莫斯考维茨夫人那里花上几个钟头，莫斯考维茨夫人把自己最珍贵的所有物交托于她，并付给她的努力以极高的酬劳。

第二天晚上，她又记起坐在轮椅里翻倒在那个高雅的花园的小径上。走廊里雷恩的笑声把她从睡梦中惊醒了过来。她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意识到此时什么也没有发生，花园事件已经过去很久了，只有记忆的残片依然缠绕着她。她试着不去理会走廊里的喧哗声，沉入睡眠中去，但是声音越来越大。莫斯考维茨夫人能够分辨出其中的每一个人。值班护士台的旁边，面对着通向房间的那些门，一些工作人员正聚在一起看电视，笑着，乐着。雷恩的声音在吼着什么，护士们则高声笑着来回应他。不难猜出他在用粗鄙的语言，说一些下流猥亵的东西或者肮脏的笑话。莫斯考维茨夫人常常后悔把信任交给了雷恩，在性爱的迷幻中，甚至把自己的生活故

^① 以色列的港市。

事讲给他听。他是个笨拙的男人，时间的流逝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印迹，圆鼓鼓的脸，头已经秃了，眼睛大而突出，目光散乱，肤色黝黑，毛茸茸的双手粗大有力。她想，那些护士们大概也和她一样以一种邪恶的方式被他身上隐秘可疑的残忍的兽性所吸引。

对雷恩她已经几次改变主意。她嫌恶他的粗俗，惧怕他压抑的暴戾，但是，当他走过来帮她，向她伸出强壮的手，紧紧抓着她的手臂肘扶她站起来，嘴里嘟嘟囔囔地鼓励她，直到她最终站了起来，用拐杖支撑住，每每这时，她心中便满溢着对他的温情，她后悔自己作出的轻率的谴责，觉得对他心存有愧，她担心他会恨她，便提前付给他每月的酬劳。其他女人都怀疑他与病房丢钱的事有关，她也有些相信她们，尽管她没有确凿的证据。他是个情绪无定的人。有的时候，甚至当着她的面他的心情也会急转而变，一下子从一个快乐的好脾气的人变成一个阴郁而沉默的人。所有她曾经认识的男人大都差不多都这样。刚开始的时候，她以为这一定和她付给他的酬劳的多少有关，慢慢地，她感觉到，他那变换的情绪不仅仅是因为酬劳的缘故，它更多地来自于他灵魂的深处，来自他的生活环境，而对于这些她一无所知。

“我要杀了你，我发誓！噢，你看我怎样收拾你！”护士长罗莎——莫斯考维茨夫人这样叫她，当她对自己和朋友说话时，则把她叫做莎塔娜——用沙哑，粗野而放肆的声音叫嚷着。甚至那个娇小的埃塞俄比亚人苏拉米，莫斯考维茨夫人把她看作囚禁在一个黑色容器中的雪白的灵魂，也在用她轻柔优美的嗓音叫喊，笑声淹没了话语：“闭嘴，雷恩，闭嘴！”

在这样的時候，莫斯考維茨夫人又一次下決心，就像以前她下過幾次決心一樣從現在起，在與雷恩的關係上，她要顯得冷淡和疏遠一些。

在她旁邊的那張床上，她的朋友艾勒格拉嘆了口氣，慢慢地坐起身來，搖了搖頭，下床去浴室。走廊里有人說了一聲：“噓……”接着，喧嘩聲沉寂了下來，天曉得為什麼，但無論如何，不會是因為他們看見艾勒格拉要去上廁所。莫斯考維茨夫人等着艾勒格拉回來，當她正要走回床鋪去的時候，莫斯考維茨夫人溫柔地叫住了她，把床頭櫃上的空杯子遞了過去。艾勒格拉轉身又走回浴室，她呆在那里，久得超乎尋常。突然間響起玻璃砸碎的聲音和物体砰然倒地的轰鸣。然后是岑寂。莫斯考維茨夫人被巨大的恐懼扼住了。過了很久，她才用希伯來語叫了起來：“護士！護士！艾勒格拉在浴室里發生了什麼！快！快！”

對莫斯考維茨夫人來說，在沒有幫助的情況下從床上起來還是太困難了。難處在於從坐到站的轉換這一環節。她的床頭垂着兩根幫她坐立的環帶，但是她的膝蓋太弱了，無法負擔起身體的重量。沒有人回答她的呼叫。不多時之前的粗蠻的喧鬧讓位於一片靜得讓人難以置信的悄然。莫斯考維茨夫人又喊了起來：“護士！護士！艾勒格拉摔倒了！趕快！”

她抓緊那兩個環，從床上坐了起來，使出全身的力氣想要站起來。有那么一刻，她覺得自己能夠戰勝那該死的重量，但是，她的身體又跌落在床上。最後，護士蘇茜走進房間：“你嚷嚷什麼？整個醫院都要被你吵醒了！”

“艾勒格拉在浴室里摔倒了。”

護士走進浴室，當她出來的時候，手里抱着艾勒格拉。

她把她平放在床上，然后，拧开床头灯，莫斯考维茨夫人可以看见她的朋友静静地仰卧在床上，脸上流着血。护士离开了房间，莫斯考维茨夫人哭了，因为害怕，也因为怜悯。这些年来第一次，她不是为了自己和自己可悲的命运，而是为了其他人落泪。她为这个女人的爱而哭泣，这个女人为她服务，只拿一点微薄的酬劳，这个女人借给她双腿来代替她自己那双无用的腿。泪水消解了她心中残留的因艾勒格拉竟敢不相信她的故事而产生的恨意。

护士回来了，拿了生棉和一瓶酒精或者别的什么透明的液体，开始擦拭艾勒格拉脸上的血迹。当护士看到莫斯考维茨夫人在哭，她对她说：“没关系的，只是玻璃划破了脸。别担心，她不会死的——起码不会因为这个死的。”

当湿棉花触到艾勒格拉面颊和额头上的伤口的时候，她一动没动。血流下脸庞。她瘦弱的身躯，她因治疗而剃光了头发的脑袋，这一切使她看上去活像个老境突至的小男孩。莫斯考维茨夫人从未像此刻这样爱她。护士长莎塔娜走进房间，检查艾勒格拉。她看着莫斯考维茨夫人，用希伯来语说：“约兰达，你担心会失去一个给你递东西，拿东西的佣人吗？”

“她不是佣人，”莫斯考维茨夫人提高了声音，辩驳道：“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们是朋友，我们彼此帮助。你不懂吗？你不知道我是个双腿有病的女人吗？”

“是谁的玻璃杯划破了她的脸？我想不会是你的吧。我想你不会叫她去给你拿一杯水吧？”护士说。

“不，”莫斯考维茨夫人说，“这不是事实。”

艾勒格拉动了一下，睁开眼睛，伸手摸了摸额头，然

后，以一种奇怪的冷漠看着手心里的血痕。这时，她看到莫斯考维茨夫人在流泪，于是，她把沾着血迹的手伸向她，上下翻转了一下，又翻转了一下。值班护士料理完伤口，关了灯，回走廊里的值班台去了。

“一点都不疼，”艾勒格拉用她们自己的语言低哑地说道。“没事，真的没事。”然后，她马上以一种惊诧的语调补充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突然一下我就摔倒了。我一定是昏过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一点也没有。”莫斯考维茨夫人没有答话，于是艾勒格拉继续说：“我已经对你说过无数次了：我不在乎死，我不在乎什么时候死。我也不在乎到时候会疼得厉害。只有一件事我怕得要命：那就是一个人死去，在一个黑漆漆的，空荡荡的房间里，边上一个人都没有。噢，我亲爱的上帝，别让我一个人死去。别一个人。别一个人。别一个人……”她在黑暗中重复地说着，声音低低的，一丝惧意也没有。说到死亡的时候，艾勒格拉会将拉地诺语^① 带入她们的语言。

按照医生们的观点，艾勒格拉只有几个月好活了。她不再接受医药治疗，院方想把她送回家，自从他们无法再帮她，而且，尽管她很虚弱，她完全能够照顾她自己。正因如此，她千方百计想要激起他们的同情，从而延后那一天，把它从这个星期拖到下一个星期，因为她想死在医院里，死在朋友们身旁。一个五十岁上下的名叫阿德拉的妇女照料艾勒格拉，她也说她们的语言，在艾勒格拉还住在家里的時候，

^① 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一带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籍犹太人的西班牙方言。

那是拉姆勒的一个旧公寓楼的楼梯间，她就在那里帮忙了。每隔一两天，阿德拉就上医院来看望艾勒格拉，带来她爱吃的菜，给她买她要的一切东西，交给她一点钱，那是每个月汇入她的银行帐户的国家保险金，然后，带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温柔，久久地按摩她消瘦的病弱的身躯，用婴儿乳液涂抹她因疾病而干裂的皮肤。

莫斯考维茨夫人常常看着阿德拉干活。艾勒格拉赤裸着身子躺着，像她出生的那天一样，胸部很小，像刚长成的女孩，而且已经干瘪了，臀部像男孩的一样窄小，皮肤则显出一种奇怪晦暗的淡淡的棕色。莫斯考维茨夫人不知道是什么造成了她皮肤的这种颜色，是因为她的病，还是因为她西班牙人的血统。病人躺着，四肢摊开，双眼紧闭，完全被动地，她的脸苍白而淡漠，身子随着阿德拉的手转动，这双手上闪着乳液的亮光，把艾勒格拉从这一边翻到那一边。有时，阿德拉搽油的手指触到她隐秘的柔嫩的部位，便以一种更特殊的温柔停留在那里，因为那里的皮肤更敏感，更容易受到伤害，感到疼痛。莫斯考维茨夫人不止一次地感慨，顺从于阿德拉那双轻柔光滑而又娴熟的双手将是怎样一种滋味。她不止一次对自己说，根据双腿的情况，她也需要不差于阿德拉的按摩。也许要更好的。因为艾勒格拉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她的死仅仅是个把月的事情，而她的面前还有许多美好的年月，只要她的腿能够活过来，只要她能够行走。她丝毫不怀疑这种按摩会有用的，她知道它与一般的按摩不同，但它究竟是什么，她也不知道。

一大清早，莫斯考维茨夫人被扶起床后不久，就看见艾

勒格拉拿着装有洗完拧干的衣服的塑料脸盆，从浴室到后廊晾晒，在栏杆和柱子之间有她拉好的绳子。她跟在她身后，到了门外，她细细地察看她晨曦中的脸。艾勒格拉鼻子和前额上的伤痕看上去就像一个打破后重又粘好的盘子上的裂纹。

她对她说：“你今天又给我洗衣服了？昨晚出事后，你哪来劲儿啊？”

艾勒格拉摆了摆手作为回答。

“疼吗？”莫斯考维茨夫人问道。

“不疼，”艾勒格拉说，“你别担心。”

“我要给你买几双橡皮手套，”莫斯考维茨夫人说。“那样能更好地保护你的手。戴了手套后，你还能照样洗衣服吗？”

“我怎么知道？”艾勒格拉说，“我从来没戴过那样的手套。”

“我叫阿德拉帮你买，我出钱，”莫斯考维茨夫人说。“昨晚你摔倒的时候，我吓坏了。我拼命地叫人。”

艾勒格拉晾完了衣服，把脸盆放在围栏上，她的手伸进睡袍的兜里，抓出那管擦手油。莫斯考维茨夫人拿起她的另一只手，亲热地握着。“我说了我刚到这儿的那个礼拜罗莎对我干的事之后，你对我说了那些话，真是大大地刺伤了我。我说的可都是真的！是真的，艾勒格拉！当时，我真的险些就死在那里了。”

“我不想说这个，”艾勒格拉说，把手从莫斯考维茨夫人的手中抽了回来。“她刚刚又对我说，他们要把我送回家去。”她看了莫斯考维茨夫人一眼，仿佛在责备她不明白事